

<<偶遇琐记>>

图书基本信息

<<偶遇琐记>>

前言

<<偶遇琐记>>

内容概要

这本书包含《偶遇琐记》和《作家索莱尔斯》两部分。

前者由罗兰·巴尔特在摩洛哥旅游时的一些生活散记、通常意义的两篇散文和在“巴黎的夜晚”名下的16篇日记组成，典型的巴尔特式片段写作，赋予了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意味。

后者包括罗兰·巴尔特在不同时期发表的6篇评述索莱尔斯作品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对索莱尔斯的文学探索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积极评价了这些探索在符号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偶遇琐记>>

作者简介

罗兰·巴尔特，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他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并被公认为是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

罗兰·巴尔特在法国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深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发表了大量分析文章和专著，其丰富的符号学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从崭新的角度，以敏锐的目光，剖析了时装、照片、电影、广告、叙事、汽车、烹饪等各种文化现象的“记号体系”，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及历史的方式。晚期巴尔特对当代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超越了前期结构主义立场，朝向有关意义基础、下意识心理、文学本质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认识论问题的探讨。

罗兰·巴尔特对于西方未来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学术遗产对于非西方文化思想传统的现代化发展，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他的思想和研究领域宽广，其作品适合于关心人文科学各领域、特别是文学理论领域的广大读者研读。

<<偶遇琐记>>

书籍目录

偶遇琐记

出版说明

西南方向的光亮

偶遇琐记

今晚在帕拉斯剧院

巴黎的夜晚

作家索莱尔斯

对话

戏剧，诗歌，小说

(1965—1968)

拒不因袭(1968)

漠视(1973)

当前情况(1974)

波动(1979)

译后记

<<偶遇琐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今天，是7月17日，天气晴朗。

我坐在长凳上，出于好奇，便像孩子那样眯起眼睛，我看见一株花园中常见的雏菊随意地横在前面公路另一侧的草地上。

公路如一条平静的河水向前延伸。

公路上不时驶过轻骑摩托车或拖拉机（只有此时才出现真正的农村的声音，这些声音最终也像鸟的歌声一样富有诗意。

由于稀少，这些声音更突显了大自然的寂静，并赋予其一种人类活动的标志），它一直通向村子远处的住宅区。

这个村庄虽然不大，却总还有几处偏离中心的宅第。

在法国，村庄难道不总是某种矛盾的空间吗？

在法国，村庄都不大，却集中，且延伸很远。

我的家乡很典型，它只有一个广场、一座教堂、一家面包店、一家药店和两家杂货铺（如今，我应该说是两家自助商店）。

不过，就好像执意要打破人文地理的表面规律那样，它还有两家理发店和两位医生。

法兰西，是一个可以用大小来谈论的国家吗？

从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看，我们更可以说：它是一个多方面复杂的国家。

这些画面，就像依照我们把握它们的感知层次那样变化着，我的西南方也在以相同的方式延伸。

就这样，我主观地感知到三个西南方。

第一个极为广阔（四分之一法国那么大），一种顽固的连带意识本能地为我指明了它（因为我并未完整地参观过）：来自于这个空间的任何消息都以个人的方式触及我。

仔细想来，这作为整体的大西南方，对我来讲，似乎就是语言，而不是方言（因为我不会任何奥克语）。

但是，这种语言带有地方乡音，因为西南方的乡音无疑影响了我幼年时的说话声调。

在我看来，这种加斯科尼乡音（从广义上讲）和南方的乡音（即地中海一带的乡音）是有区别的。

在当今法国，加斯科尼乡音具有某种值得骄傲的东西：电影方面的（雷米，费南代尔）、广告方面的（食用油、柠檬）和旅游方面的民俗性创作，均坚持采用这种乡音。

西南方的乡音（也许更沉重，更不易于歌唱）无法用现在使用的字母来书写。

为了显示自己，它只出现在对橄榄球运动员的采访之中。

我自己也没有乡音。

不过，我小时候还是有点“南方味”：我说“Socializme”，而不说“Socialisme”（谁知道会不会产生两种“社会主义”呢？

）。

我的第二个西南方不是一个地区，而仅仅是一条线，一段经历过的路程。

在我从巴黎出发驱车（我已无数次做过这种旅行了）经过昂古莱姆市时，一个信号告诉我，我已经进了家门口，进入了童年时的故乡了。

路边一小片松树，院内一棵棕榈，低低的云在地面投影出一副活动的面孔。

于是，西南方高贵和妙不可言的灿烂光亮开始了。

这种光亮从不灰蒙、从不浅淡（即便太阳不放光彩），它是一种宇宙之光，不由借以影响各种东西的色彩（就像在另一侧的南方那样）来确定，而是由它赋予大地的极适宜居住的性质来确定。

我只能这样说：它是灿烂的光亮。

应该在秋天（这是这一地区最好的季节）来看这种光亮（我几乎想说，来听这种光亮，因为它是富有音乐感的）。

它是液态的、辐射的、令人怜惜的，因为它是一年中最后的美丽之光，它照出了每件事物的差别（西南方是小气候地区），它使这一地区抵御所有庸俗、所有群居行为，使它无法随意简单地一游了事，并揭示出其内在的高贵性（这不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是一个特征性问题）。

<<偶遇琐记>>

在对此大加赞扬的时候，我无疑是小心谨慎的：西南方的天气，就从来没有令人讨厌的时候吗？当然有，但对我来说，那不是阴雨天或暴雨天（尽管这种时候很多），也不是天空灰暗的时候。在我看来，光亮方面的意外不产生任何忧郁。这些意外不影响“灵魂”，只影响躯体：有时身上湿漉漉的，甚至带有绿色的脏东西，有时则被西班牙方向吹来的风搞得精疲力竭——这种风使比利牛斯山变得既显得很近又带着点怒气。这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的疲惫最终包含有某种令人快活的东西，如同每当我的躯体（而不是我的目光）出现紊乱时所发生的情况。

<<偶遇琐记>>

编辑推荐

<<偶遇琐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